

本土中文教师系列访谈（一）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为应对疫情冲击，面向各国本土中文教师的线上培训成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相关专家表示，本土中文教师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语言沟通容易，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这些本土中文教师有着怎样的教学故事，在教学中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本版从今日起刊出“本土中文教师系列访谈”。



匈牙利教师如意：

“用中文陪伴学生成长”

于荷

“是中文将我和学生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能用中文陪伴他们的成长，见证他们的进步，我很欣慰，也很骄傲。”说这话的是匈牙利本土中文教师如意（Karsai Zsuzsanna）。

只好同时修习德语——为的是通过德语师范专业先获得师范专业培训的机会。”

2011年那年，还未大学毕业的如意开始在匈中双语学校实习，在该校当教学助理，主要承担校内翻译和中文辅导工作。经过努力，2013年大学毕业后，她正式成为匈中双语学校的中文教师。“我真的很开心，下一步要努力成为中文教师！”如意如是说。

教材的感受和效果，从而可以借鉴参考并取长补短。

2017年，如意再次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本土中文教师培训研修。“参加类似的培训很重要，不仅可以认识很多其他国家的本土中文教师，也可以通过别人的经验了解其他老师的教学方法、教学经验，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对我的中文教学工作也有很大帮助。”

赴中国培训研修 提升中文教学技能

在匈中双语学校，如意一边继续从事校内翻译和辅导工作，一边辅助教授新开设的中华文化课程。但是在教学之初，如意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那就是中华文化课程没有教材，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中文水平来确定。

于是，如意决定自己编写教材、设计教学活动，通过匈中双语让学生们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专心致力于教学的如意，在越来越享受受到教中文带给她的乐趣之余，还希望继续提升自己的中文教学水平，成为真正的中文教师。“虽然我已有了汉学学士学位，但我更希望获得中文教师资格。因此，我决定拿出时间提升自己的中文教学专业能力。”如意说。

2014年，如意申请了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赴复旦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复旦大学，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了解了作为一名中文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是什么。上海求学之旅价值巨大，让我永生难忘。”如意感慨道。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如意参加了本土中文教师选拔。因成绩优秀，她被正式录取为匈中双语学校本土中文教师。

“很激动，真的成为一名中文教师了。回到匈牙利后，我就能如愿以偿地继续在匈中双语学校教中文，完成中华文化课程教材的研发，帮助匈牙利孩子们实现梦想了。”如意说。

多年来，为了提高中文教学技能，如意通过参加培训研修不断提升自己。参加了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外国本土中文教师培训后，如意表示，关于教材内容的培训非常实用，不仅让她了解到有哪些新的中文教材，也了解了其他老师使用这些

研究高效教学法 为学生打下语言基础

作为一名本土中文教师，如意从自身学习中文的实际经验出发，了解匈牙利学生学习中文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帮助学生在学中文的过程中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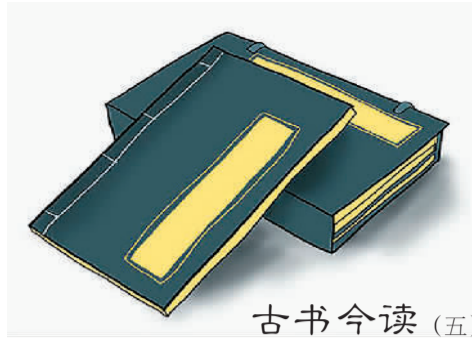
在教学过程中，很多事情都让如意难以忘怀。“学生通过汉语水平考试或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我会非常高兴；上课或学校活动时气氛活跃，孩子们很喜欢，也让我很高兴；有时我还会收到学生画的画作或写给我的祝福语……这些细节都让我深受感动。”

让如意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她教了8年的学生毕业了。“时间过得真快，我还记得这些孩子在幼儿园上第一节课时的情景。从刚开始汉语拼音都不会读到现在能够用中文流利地和我交谈，这种感觉特别，也让我非常感慨。”

如意表示，十几年来，匈牙利人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他们学习中文的机会也明显多了起来。除了匈牙利当地不断增多的中文学校之外，各种中文教学项目、中文教育机构也越来越多，这不仅为当地学生创造了学习中文的机会，也为那些爱好中文或工作与中文相关的成年人提供了提升自己的空间。

如意认为，随着信息技术和在线教学手段的发展，未来匈牙利的中文教学将更加多元化。同时，教师的角色也相应地变得丰富，因为在信息量爆炸的当下，教师需要在多方面为学生提供指导。

关于未来，如意表示，“我的个人目标也与中文有关——想开发出一套独特的中文教学方法以应对时代的挑战。在信息时代，我希望我的教学方法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保持他们的学习动力，并为他们提供坚实的语言基础，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环境中体验学习，帮助他们掌握中文这门美丽的语言。”



古人为什么没有标题党？

熊建

前文书说了，古代作者不在书上题写名字，是“学术为公”的体现，但其实更是当时成书条件制约的结果。用哲学上的话说就是，意识决定于物质。

古书成书比今天更复杂。今天往往一书对一人，《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写的；提起老舍，大家马上就能想起《骆驼祥子》。古书可没这么清晰的“一对一”关系，经常是“一对多”。一本书往往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成于众人之手；往往不是一个时期写定的，而是经历几十年上百年才能编定好，似乎背后有一个编辑委员会似的。

如此一来，连累书名这个书籍的基本要素，也成了一笔糊涂账。今天的作者写书、写文章，在书名、标题上可谓煞费苦心，唯恐语不惊人；尤其是做传媒的，更是把标题作为非常重要的工作，以至于有“标题党”的称谓。反观古书的书名，起得就随意性得多了，下面分类说说。

首先，春秋以前没有私人出书这回事，全是官方出品，书名的官方色彩也就很浓厚了。比如鼎鼎大名的《春秋》，鲁国官方历史书，记录每年、每季、每月、每日发生的事，春夏秋冬，无所不包，所以单独拎出春秋两季做代表。

其次，很多古书的书名、篇名就是简单摘取第一句话的头两个字，跟内容关系不大。“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出自哪里呢？《蒹葭》。蒹葭是两种水草，泛指芦苇，这首诗讲的是爱情，跟蒹葭的联系在哪儿呢？

《论语》也是，第一篇叫《学而》，因为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甚至都不是一个完整的词汇。

第三，古人写书，多是写完一篇发行一篇。把这些分散的篇目收集、编辑到一起成为一本书，一般都是门下弟子或者再传弟子的功劳。给先师的书编好了，为了表明家法，为了说明自己学派的渊源，就拿祖师爷的名字当书名了。比如韩非，他在世时写出了《孤愤》《五蠹》《说林》等单篇文章，十多万字。是法家后学把这些文章汇总成为《韩非子》。

所以，古人写书往往是随时随地写下，自己又不整理，自然也不会起书名了。有一个故事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司马相如临终前病得很厉害，汉武帝说：“赶紧派人去把他的书全部取回来。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散失了。”派去的人到家时，司马相如已经死了，而家中没有一本他写的书，就问卓文君怎么回事。卓文君说，我老公本来就不曾有过自己的书。他时时写书，别人就时时取走，因而家中总是空空的。

自己给自己的书名成为一种通例，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文人写书，没人给往下传了，不得不自己编辑自己的书。这时起，桓宽的《盐铁论》、刘向的《说苑》、扬雄的《法言》等出来了，作者与书的对应关系才逐渐紧密地建立起来。

汉字里的生命

孟德宏

胎儿从孕育到出生，又经疾病的种种折磨，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成长为“人”了。

“人”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个侧面站立的人的形象。该字形中的“人”为手下垂体略屈的拱手鞠躬之状，记录的是中国人“尊天敬地”“谦恭和合”的客观物象与精神风貌。跟这个侧立状态的“人”不同，“大”表示的是正面站着的“人”的形象。这个“人”伸展双手，张开两脚，气宇轩昂。所以，这个“大”字后来出现了更为抽象的语义引申。

一般认为，“人”和“大”主要是指男性形象。与男性形象相对应的女性形象另有汉字“女”来表示。“女”的字形，下肢作屈曲之形，上部为两手交错叠放于胸前，席地而坐，以双膝着地臀在足跟之上的样子。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称之为“象其掩敛自守之状”。著名语言学家姜亮夫说，甲骨文中凡“人”“大”等字，下脚皆书直，而“女”“母”“妻”“妾”“若”等字表女性者，下部皆屈曲。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汉字系统在创制之初，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区别方面也是有所考虑的。

有了“女”，自然就会有“男”。“男”这个字形，传统研究者认为从“田”“力”会意，是一个会意字。“力”是“犁”的本字，“田”就是“田地”，所以这两个字符叠加起来传递出“于田间从事农业劳作的人”也即“男人”的意思。笔者对于这样的解释持怀疑态度。“男”字产生的历史很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所以“男”字中的字符“田”，并不是“田地”的“田”，而是

“田”的更早意象，即“畋猎”的“畋”。“畋”是一种火攻的围猎方式。远古社会，男性担当着猎捕食物的责任。这是一项不时与凶猛动物过招的危险行动。所以在学会了使用火以后，进行围猎的男性成员在确认目标后，往往会以目标为中心分散于其周围，然后按照商定好的信号点火烧山，只留下一个出口供目标猎物逃窜。对那些从这个逃生出口四散逃窜的目标猎物，也不是全部捕杀，而是选取那些方便得手危险性较小的猎物进行捕杀。这个行为被称之为“畋”。后来人们发现，放火烧山之后，林木被毁留下灰烬，又变成了草木灰，可以滋养那块空阔的山地，这些空地可以用来种植粮食作物。由此，“畋”才引申出“田地”的“田”的意思。所以，笔者认为，“男”字中的“田”，用的是“田”的本义，即“畋猎”的意思。“男”这个字的构义，传递出来的是“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猎捕活动的人”的意思。这种猎捕活动，在“追”“逐”“敢”等字中也都有所记录。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对外汉语系主任）



汉字里的故事（六）

学好中文 摆脱贫困

王春辉

2020年10月17日是世界第27个“国际消除贫困日”。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和沟通的工具，是一种公共产品和人力资本，在扶贫减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文在助力中国扶贫减贫的同时，也在为全球扶贫减贫事业贡献力量。

中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之一，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具有巨大的人力资本价值。几千年的发展，中文形成了功能多元的诸多文体、写就了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建构了中国的哲学体系。汉语还是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之一……这些特质都使得中文这一国际公共产品具备了丰厚的人力资本价值。

中文是重要的外语资源。截至目前，共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颁布法令、政令等形式，将中文教学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而全球通过来华留学、孔子学院、长短期培训班、在

线课堂等形式学习中文者更是与日俱增。对于其他国家的学习者来说，中文可以承担外事外语、领域外语、成人外语、基础教育外语、第一外语等外语角色。通过学习中文这门外语，全球各地的中文学习者的收获有外交官、翻译员、经贸人员、教师、学者等梦想中的职业，有的形成了对世界的认知，找到了人生的新价值；更多的人则通过中文语言能力的提升，增加了收入、提升了自身或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摆脱了贫困的状态。

就助力其他国家中文学习者扶贫减贫这一点来说，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提升。

首先，进一步推动“中文+职业教育”发展。随着各国不同行业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大幅增长，“中文+”课程已逐渐涉及高铁、经贸、旅游、法律、海关、航空等数十个领域。推动“中文+职业教育”发展，在解决“一带一路”

沿线中资企业面临的问题的同时，也能给更多的当地贫困者提供更多工作机会，进而增强中文助力扶贫减贫的力度。

其次，建构中文助力国际学习者扶贫减贫的长效机制。比如对于外国贫困学生或贫困地区，在教学设备、学费减免、志愿者外派等方面适当予以倾斜；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建厂，为中文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当地就业机会；适应当地的扶贫减贫政策，与各类扶贫减贫措施相结合，从不同角度切入助力。

面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中文需求，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和具有全球通用语潜力的语言，中文可以为全球中文语言生活共同体提供更好的服务，为这个共同体的扶贫减贫治理贡献更多。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语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